



沐水村的变迁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流水村的变迁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济南

流水村的变迁

*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4028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 5/18 • 字数 18,000

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0

统一书号：T 3099·338

定 价 · (3) 0.11 元

編者的話

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債利高，苛捐杂稅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道：要飯，上吊，坐監牢。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惡霸橫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无惡不作的情形；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慘地位。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政治、經濟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想想从前，看看現在，真的換了人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过去，永远不要忘記階級斗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什么是階級、階級壓迫和剝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編輯了這套讀物。它包括家史、村史、廠史、地主的罪惡史、農業集體化的好處等幾個方面的內容。這些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材料，告訴我們什么是苦，什么是甜。啟發我們想想過去，看看現在，望望將來，提高階級覺悟，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積極投入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把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六五年一月

階級教育讀物

集体經濟展翅高飞

公社結起連心鎖

幸福話儿說不完

苦乐兩重天

血泪話家史

九死一生

流水村的变迁

工人养肥资本家

五代矿工百年泪

艺徒泪

宁死不屈的解文卿

害人魔王高圣君

大店“庄閻王”

吸血鬼牟二黑

統一書号：T 3099·335

定 价： 0.11元

目 录

流水村的变迁	1
千秋万代的教科書	31
——居岭庄大队的村史碑	

流水村的变迁

在沂水县境内的沭河南岸，益新公路东侧，有个村庄，名字叫做流水。当我们踏进流水村，就会看见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可是，旧社会的流水村，是个灾难重重的村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各种天灾人祸的迫害，造成沭河两岸赤地千里，蓬断草枯。我们看看解放前后流水村的巨大变化吧！

瘟疫流行水发灾，地主吃人更厉害 穷人白骨堆成山，地主家业大起来

说起流水村过去的苦难，真叫人心酸落泪。

有一支歌不是这样唱么：“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普天下的穷苦劳动人民，哪一个不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哪一家没尝受到飢

寒交迫的滋味？可流水村的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却格外深重。如果在这个村里找找那些从旧社会中侥幸活过来的老年人啦啦当年的情景，他们会无限心酸地向你倾诉这个村过去遭受的“六害”、“三抢”、“四大灾”。

所谓“六害”，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土匪、日寇、疾病、天灾。所谓“三抢”，是这个村曾遭受土匪和军阀刘黑七、孙传芳等三次大规模的搶劫。所谓“四大灾”，是一场瘟疫、一场水灾、一次日寇飞机的轰炸和日寇在这个村里安据点。这“六害”、“三抢”、“四大灾”，使流水村的群众在火海中挣扎，在刀尖上呻吟。单单“三抢”和“四大灾”就夺去了七百七十四条贫苦人民的性命。流水村本来是个七百多户的大村，到后来却变成一个不足百户的小庄。六百多户人家有的死绝，有的外逃，全村到处是断壁残垣、墙倒屋塌，屋框子里长满青草，炕头上野兔窜来窜去，那种凄惨荒凉的景象，真是叫人看都不敢看。

流水村在这接二连三的大灾难中，当贫苦农民墙倒屋塌，全家老少没有栖身之地的时候，有的人家的普通瓦房却变成了高楼大厦；当贫苦农民病

死、餓死而拋尸荒野的時候，有的人却吃得腦滿腸肥；當僥幸未死的貧苦農民在冰天雪地里哭兒喚女、啼飢號寒的時候，有的人家却在高樓大廈里過着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們是誰？是門、田兩家地主。姓門的叫門廷棟；姓田的叫田公彥。

“殺不了窮人，出不了財主”，這是地主階級的一條發家之道。黑心的地主又有哪一家不是靠吃人肉、喝人血肥起來的！就在各種自然災害降臨到漣水村人民頭上的時候，當地的門、田兩家大地主却看做是他們進一步擴充家私的“天賜良機”，向人民張開了吃人的血盆大口。

“四大災”中的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一八年。得病的當然首先是窮人。在那瘟疫流行期間，家家戶戶的茅屋草棚中都傳出病人痛苦的呻吟聲。那年頭，窮人是“生得起病，吃不起藥”。村中的藥鋪是門、田兩家地主開的，他們見發財的機會已到，就拚命提高藥價，藥價一天漲幾漲，真是到了“黃金有價藥無價”的地步。前來抓藥的人，必須一手交錢一手拿藥，沒有錢就得拿着地契文書來頂，這就格外苦了那些既無錢又無地的貧苦農民，他們得了病，

只有咬着牙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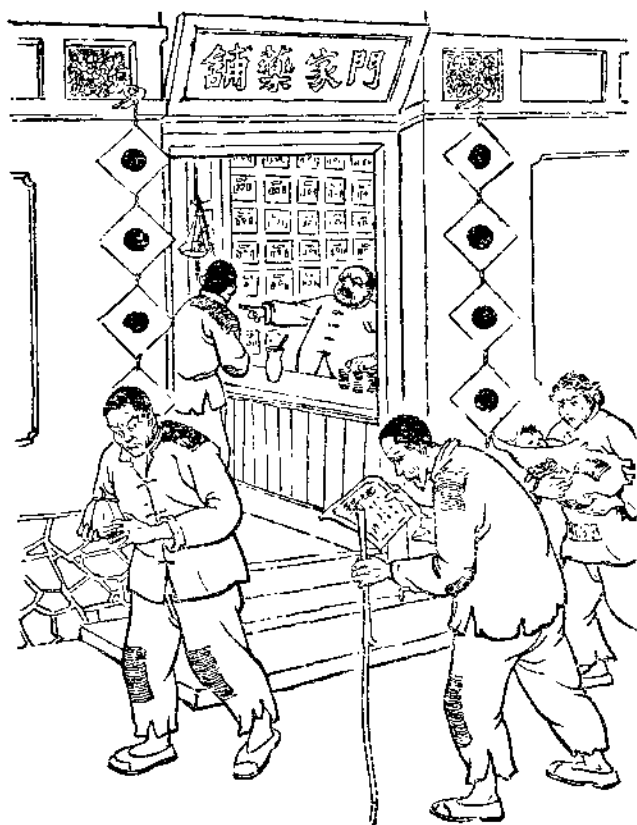
貧农张文会一家十三口人病倒九口，他眼睜睜地看着年老的母亲、才会說話的儿子在病床上翻身打滾，自己一点办法也沒有，心中痛得象插进万把鋼刀，眼汨扑簌簌往下流。他那老娘用瘦如干柴的胳膊指着哭叫的小孙儿，对张文会說：“我七老八十的人了，死就死了吧，可他，死了有多冤，你还是想想办法給他治治吧！”可哪来的办法呢？张文会橫了橫心，覺得只有硬着头皮去求地主，求他們賒給点葯。当他走进門家地主开的葯鋪时，地主門廷栋正坐在太师椅上拿着水烟袋抽烟，沒等张文会张口，門廷栋就說話了：

“来抓葯对不对？借錢来沒有？”

张文会强装着笑臉，說：“求求你先賒給付葯，錢以后一定……”

門廷栋把水烟袋朝桌上——放，冷笑——声：“壠地沒有的穷光蛋也想吃葯，去！”

当张文会一走出那挂着“济世活人”大匾的門家葯鋪时，泪就唰地淌了下来。他有心再到田家葯鋪去試試，迎面碰上中农刘中季，一見刘中季手中捧着葯，正想张口問他葯是怎么来的，誰知刘中季两



眼泪汪汪地、象发疯一样見人就說：“家里那几亩地被我卖啦！不能眼看着病人等死呀！”张文会一听，知道他的药是用地换来的，自己再去也白搭。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受了一辈子牛马罪的老娘，已经两腿僵硬的躺在冷炕上，老人的手，至死还握着小孙孙的瘦胳膊。张文会一看，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炕沿上……

就是这场瘟疫，张文会全家十三口人，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六口。在这场灾难中倾家荡产的更不计其数。农民刘金甫有八亩好地，因为和門廷栋的地挨着，地主早看中了，平日正苦于无法下手，正巧来了这场瘟疫。刘金甫吃了他家几付药，这八亩好地就到了門廷栋的手里。在瘟疫流行期间，流水村一天要抬出几十口死人，全村共有二百一十口穷人送掉了性命。門、田两家地主在一片哀号痛哭声中张灯结彩，大摆庆贺筵席，因为他们的地亩册子上又增添了一千三百亩良田。門廷栋在庆贺筵席上，喝得醉醺醺地說：“要是老天爷有眼的話，再来上几场瘟疫。我門廷栋怕的是穷人造反，就是不怕穷人生病，穷小子死的越多，咱们的家业就越来越大。”

門廷栋沒把瘟疫再盼来，但盼来了大水灾。一

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深夜，風雨交加，暴雨傾盆而下，在天將放明的時候，只听一聲轟隆巨響，村北的流河決口了，滔滔的洪水象脫韁的野馬漫野奔流。洪水沖進了村莊，人們還在夢中。剎時間只听一片牆倒屋塌聲，人們呼兒喚女，掙扎逃命。天亮之後，大地成了一片汪洋，糧條、衣物、農具、家具，人和牲口的屍體到處隨波飄流。這一次大水災，共沖塌房屋兩千多間，死了三百二十口人。

儘管洪水這樣大，但門、田兩家地主却安然無恙。因為他們平日早強迫着佃戶給他們修下了高大的圍牆，洪水再大也沖不進去。當人們在洪水中哀號求救的時候，門、田兩家地主却各自站在圍牆上看熱鬧，想心事。洪水中的聲聲哀號不但沒能打動他們，反而引起了他們乘機吞并土地、擴充家私的惡毒念頭。門廷棟的大兒子門介明手捻着胡子，滿臉喜氣地說：“真是上蒼有眼、祖宗積德，門家發財的時候又來了。”并暗自打算：洪水退後，窮小子們來借糧不能馬上借給，得餓他們幾天再借，叫他們吃一斗還三斗……

洪水退了，坡里的莊稼一掃而空。沒有被洪水沖走的窮人，也知道地主家的糧食不能借，借他們

的粮吃等于吃毒药。但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眼含着泪水到地主家里去借粮。这时“黄金有价粮无价”。借一斗还三斗的驴打滚高利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用土地还帐。一场洪水，使流水村的沟边路旁增添了累累白骨，也使地主的田产家业越滚越大了。

流水村的人民，不但遭受到上面所讲的各种灾害，而且三次遭受大土匪刘黑七、孙传芳等的搶劫。刘黑七来村搶劫时，是一天的夜里。刘黑七带着一帮匪徒包围了村庄，一排子枪攻进了围墙，进村后就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搶劫东西，无恶不作。这次搶劫，流水村的群众被打死打伤数十人，东西也被搶光。村里有个七十七岁的秦福修老汉，当时曾被他们打了两枪，因为他躺在血泊里装死，才侥幸没被打死，至今脸上还有两个大伤疤。象这样大规模的搶劫，流水村在七八年内就遭受到三次。

**血汗流尽腰累弯，年年只把糠菜咽
封門揭鍋砸飯碗，佃戶命运真悲惨**

在一九三四年，流水村的三千多亩土地，竟被

門、田两家地主吞掉两千多亩。另外，他們还在周围的村子里侵吞土地两千多亩，安商号、搞作坊、办錢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垄断当地的經濟命脉，千方百計压榨剝削群众。

破产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之后，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当佃戶。农民当了佃戶就成了地主的奴隶。地主对佃戶可以任意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污辱，把佃戶看成是他們的牛馬。地主得意地說：“既然种了我家地，就得任我打来任我欺。”

門、田两家地主对农民的剝削很恶毒，而且花样很多。对农民剝削最重的要算是“地粮食”、“地麦子”。所謂“地粮食”，就是地主在春天强迫农民吃他家发了霉的杂粮，到秋收时还新粮食，而且要吃一斗还三斗。所謂“地麦子”，就是地主在冬季强迫农民吃他家的麦子，到明年收下麦时还清，吃一斗要还四斗。这样的高利盘剝，农民忍飢挨餓不吃他們的粮食行不行呢？不行。他們这种“地粮食”，是按佃戶租种土地的多少来分的，种地主一亩地要吃二十斤“地粮食”，哪家佃戶要是不吃，就会立即遭到退地、揭鍋的威胁。这种“地粮食”，实际上是拴在农民脖子上的——一条无形鎖鏈，使农民年年給地主白

种地。除“地粮食”以外，种地用的种子也要向地主借贷，用一斗到收获时还二斗。地主规定的地租，名义上是收获的粮食对半分，实际上是先把这些“地粮食”、“种子粮”还清以后，剩下寥寥无几的粮食再对半分，这样一来，农民哪里还能分到粮食呢！

洮水村的贫苦农民除了受門、田两家地主的地租和高利盘剥外，还必须无偿地给他们“打房工”、“出外差”，每年春节和中秋节要给他们送“锯锅礼”。所谓“打房工”、“出外差”，就是白给地主干活，而且得随叫随到，要是去晚了，地主张口就骂，劈头就打，还口口声声要退地，要砸锅。什么叫“锯锅礼”呢？就是用“礼”把锅锯住，不要被地主抽地砸掉饭碗的意思。送礼的标准是：一对猪蹄，一对大鱼，一对鸡，四斤点心，四斤粉皮等。这几项加起来，要花二斗多粮食。地主收下礼就算过了关，可以再种一年地，要是不送礼，就只好搬家出门，逃荒要饭去了。佃户们的饭碗是摆在地主的脚尖上，随时有被踢翻打碎的危险。

现在就看看門、田两家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佃户的吧！

賈长洪是地主門廷栋家的老佃户，从他爷爷